

古代世界史

(古代羅馬部分)

B. II. 狄雅可夫 主編
C. II. 科瓦瑟夫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 代 世 界 史

(古代羅馬部分)

B. H. 狄雅可夫

主編

C. H. 科瓦畧夫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紀 譯

史教研室、祝瑛、文运

祝瑛据 1956 年版譯校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古代世界史

(古代羅馬部分)

B. H. 狄雅可夫 C. H. 科瓦廖夫主編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
及中世紀史教研室、祝璜、文运 譯
祝璜据 1956 年版譯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宣武門內承恩寺 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54 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裝 新华书店发行

統一书号 11010·67 开本 850×1168²/₃₂ 印張 10⁶/₁₆
字数 253,000 印数 0001—6000 定价 (2) 洋 0.95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出版說明

本书是苏俄教育部教科书出版社(Учпедгиз)出版的 В. Н. 狄雅可夫(Дьяков)和 С. И. 科瓦畧夫(Ковалев)主編的“古代世界史”(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мира)的古代羅馬部分的譯文。原书經苏俄教育部审定为师范学院教科书。

本书的 1952 年版, 由 В. Н. 狄雅可夫和 П. М. 尼科尔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主編, 包括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古代希腊四篇, 其中前三編由前东北师范大学日知譯出, 1954 年春中央教育部油印分发各校参考, 后来前高教部教材編审处交由我社作为交流讲义印行。第四篇古代羅馬部分 1955 年曾由文运(45—48章, 新版为 46—49 章)、祝璜(55, 61, 62章, 新版同)和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紀史教研室(其余各章)譯出, 并在該校內鉛印过。正在进行校訂准备交我社出版的过程中, 原书又出版了 1956 年新版。新版中古代羅馬部分和旧版相比, 內容有不少变动, 因此又根据新版重新譯校一次, 譯校工作由祝璜負責。这次将古代羅馬部分出版, 主要是为了滿足各校教师对这部分譯文的需要, 为高等学校古代世界史教学提供參考材料。譯文譯名如有不妥之处, 希望使用本书同志多多指正。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9 年 11 月 25 日

目 录

古代罗马

第四十章	罗马史的史料与史学.....	1
第四十一章	古代意大利.....	24
第四十二章	氏族制度时期的意大利和罗马(公元前十至七世纪).....	
第四十三章	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罗马氏族制度的瓦解.....	36
第四十四章	罗马独立初期(公元前 500 至 350 年)严重的对外形势。 生活和制度的军事化.....	43
第四十五章	古代罗马氏族制度残余的消灭与阶级社会及国家的确立.....	51
第四十六章	意大利的被罗马征服与罗马-意大利联盟的形成.....	61
第四十七章	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斗争.....	65
第四十八章	罗马在东方称霸的开始.....	83
第四十九章	人民解放运动的被镇压。罗马对全部地中海统治的巩固.....	87
第五十章	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罗马奴隶制霸国。罗马奴隶制的繁荣.....	95
第五十一章	大地产的出现与农民的被剥夺土地.....	102
第五十二章	公元前三世纪末与二世纪初罗马的文化变革.....	103
第五十三章	奴隶革命运动的开始.....	115
第五十四章	公元前 150 至 90 年间罗马及意大利的民主运动.....	124
第五十五章	奴隶主军事独裁的开始。琉西阿·科尼里阿·苏拉.....	142
第五十六章	罗马共和制度的危机.....	155
第五十七章	罗马共和国的倾复.....	181
第五十八章	元首统治制的出现。屋大维·奥古斯都时期.....	203
第五十九章	共和末期和奥古斯都元首统治时期的罗马文化.....	215
第六十章	君主统治制度的巩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	
第六十一章	公元 68 至 69 年的内战。弗拉维王朝时代的罗马帝国.....	
第六十二章	安敦尼王朝时代的罗马帝国.....	26
第六十三章	公元二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日益迫近的危机征象.....	265
第六十四章	文化衰落的开始。基督教的产生.....	274
第六十五章	三世纪的危机与后期罗马帝国.....	

古代羅馬

第四十章 羅馬史的史料与史学

第一节 意大利及羅馬上古史(公元三世紀以前)的史料

研究意大利及羅馬上古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的問題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我們掌握的史料极其不够。首先應該注意到,例如类似荷馬史詩那樣的,能够提供丰富材料來說明古代希腊人社会制度的古代民間口头創作的文献,一件也沒有从古代意大利人手里傳留給我們。

古代的編年史一年代記(annales)也失傳了,虽然羅馬之有編年史,今天已被科学所証实(十九世紀初头一次为尼布尔所确証)。我們只知道羅馬編年史的萌芽出現得相当早,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紀时就以“古历”(fasti)的形式出現,那是一种独特的、法庭开庭日的逐日紀錄,上面記載这些日子里发生那些事件或公布了那些政府法令。古历按每年当选的首席长官的名字,即两执政官的名字来紀年(这就是执政官的名册也叫做古历的原因)。古历的編纂者通常是祭司,編纂它是为了实用的、事务的目的,以便記住什么时候曾訂立某种契約,借款,买卖房屋、田地等等。

公元前320年,羅馬政府下令羅馬的最高祭司(大教长——pontifex maximus)編制官历,并把它公布在“王宮”里,任人查考。从这时起,出現了逐年的“教长揭示牌”。揭示牌(album)經過填写和利用之后,就收存在档案庫里。約在公元前130年,大教长帕布里阿·繆西阿·斯奇伏拉搜集保存在档案庫中的这些旧揭示牌,予以公布,名曰“大編年史”,共八十卷。这些沒有傳留下来的古

历和編年史，以及各种軼事和家族傳說，是早期羅馬历史家的基本材料，因此他們在羅馬繼續被称为“編年史家”。可惜，他們的作品也失傳了。

尤其可惜的是“老輩編年史家”作品的喪失，通常称公元前三世紀末与二世紀前半期的早期羅馬史家为老輩編年史家，他們在自己的作品里直接利用过古历和編年史，而在这些作品中占首位的是羅馬元老、生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代的非比阿·皮克托尔用希腊文編写的第一部連貫的羅馬史。

監察官馬可·波尔西阿·加图（公元前234—149年）在公元前160年左右用拉丁文写成的历史作品，取名“創始記”（Origines），所指的就是意大利的历史。这部书的失傳，是一項巨大的損失（仅保存有很少的断片）。加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意大利各族人民及各城市的起源和上古时代的历史，为此他研究了地方志和文献、古时的題銘、地形的資料，利用了一些現已失傳的希腊人著述的关于意大利历史的作品。这一切都是用明晰而生动的語言来敘述的，毫无后来羅馬史家作品中的华而不实的詞藻。

“晚輩編年史家”，即公元前二世紀末与一世紀前半期的史家发勒利阿·安提阿斯、李錫尼·馬塞尔、卢西阿·埃利阿·塔伯罗等人，除零星断片外，他們的作品也沒有傳留至今。虽則他們曾因过分大胆的猜想——有时簡直是虛构，曾因有將他們同时代的各種关系及观念搬到过去的偏向而招致責难，但是他們的作品对我们來說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們已能广泛利用“大編年史”，而李錫尼·馬塞尔甚至断言，他“发现”了任何人都沒有利用过的某些古代“亚麻书”（显然，这是档案文献）。偉大的羅馬百科全书学者馬可·特林提阿·瓦龙（公元前116—27年）所著的非常渊博的史书“羅馬古代四十卷”，看来也沒有傳留于世。

但是在稍后奧古斯都时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这种史书的某些遺迹。奧古斯都时代的作家与其說是独立的历史研究者，毋宁

說是先前的历史著作的編纂者。公元前一世紀末的三位史家，生活在羅馬的希腊学者西西里的帶奧多刺斯、哈里卡納蘇的帶奧尼西以及移住羅馬的帕塔維(帕多亞)人狄托·李維，便是这样的作家，他們的著作很好地保存了下來，我們就从这些著作中汲取到关于羅馬和意大利古代的知識。

帶奧多刺斯是愷撒和奧古斯都的同时代人，約在公元前30年編著了一部广博的用希腊文写的、名为“历史丛书”的通史；全书四十卷，保存下來有卷一至卷五、卷十一至二十以及其他各卷的断片。本书叙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古代希腊的历史，而后又叙述了上古以来的羅馬史。这么龐大的著作，当然不可能是作者个人研究的結果。帶奧多刺斯只是对許多历史专著进行了編輯和轉述，往往十分接近原文。看来，他的羅馬上古史就是依据非比阿·皮克托尔的。近代研究者知道帶奧多刺斯慣于切实遵照他所依据的基本史料的原文，都認為他是轉述了这位上古羅馬編年史家的非常寶貴的材料。

帶奧多刺斯的同时代人、修辭家(即雄辯术、文学及哲学的教师)帶奧尼西(哈里卡納蘇人)，于公元前29年移居羅馬。他在这里以希腊文編成了“羅馬考古”(三世紀中叶以前的羅馬上古史)二十卷，其中前面的十一卷几乎完全保存下來，此外还留下其他各卷的一些摘要。他的著作充滿了浮夸詞句，它們應該成为帶奧尼西所教的雄辯术的范例。但是除了非比阿·皮克托尔之外，帶奧尼西还利用了其他的史料，主要是晚輩編年史家的作品，以及瓦龙的特別有价值的著作。因此，帶奧尼西的著作保存了其他已經失傳的羅馬史书的史料。

最后，狄托·李維(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的历史名著——“建城以来”(ab urbe condita)写到奧古斯都时代为止(迄公元前9年)，这部羅馬史是我們了解羅馬历史傳統的最完备的資料。在这一百四十二卷最广博的历史著作中，前十卷专叙羅馬上古史，完整

无缺地傳到今天。其余的我們只有第二十一卷至四十五卷和一些断片，以及別人作的摘要和目录(epitomae 和 periochi)。

狄托·李維，也象他的竞争者带奥尼西一样，本身不是史家，而是在罗马从事教学的修辞家。他所著的历史也充满了当事人的冗长而构造巧妙的辞句。李維抱定任务要“全力为世上首要民族的事业永垂不朽而献身”，同时并要指出当时正在开始的道德衰败的危险——“随着公民纪律的逐渐废弛，道德亦开始堕落……我們現在已落到既不能容忍这些恶习，又无法取缔这些恶习的地步”（李維，“序言”，3—9）。可見，李維大体上是个有爱国情绪的历史家和道德家。因此李維不研究原始材料。他只是力图对往事作艺术性的诱人叙述，这些有关往事的記載，他是从过去的历史家那里得来的，而且他自己承认，通常总是“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見”。李維主要是利用了“晚輩編年史家”——发勒利阿·安提阿斯、李錫尼·馬塞尔及塔伯罗的作品。

現代科学关于意大利及罗马上古时期的历史掌握的就是这样一些非常貧乏的文献材料。无怪乎有些研究者在把整个的上古傳說加以最严格的批判(过份的批判)之后，认为罗马的可靠历史只能从公元前三世紀开始。但是現代考古学、語言学、人种学的成就，以及对遺风进行历史比較研究的成就，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材料，使我們今天的科学能找到檢驗上古罗马傳說的标准并能够掌握即使是非常远古的罗马的知識。

俄罗斯研究古典时代科学的一位卓越代表人物瓦·伊·莫澤斯托夫，在他所著的“罗马史引論”(两部,1902—1904年)中首先指出这一点。他认为考古学、人种学及語言学已經为有效研究意大利和罗马的上古时期历史开拓了广闊的道路，他的这种观点已在今日的科学上占了統治地位。而且莫澤斯托夫当时只是依据十九世紀后半期意大利考古学家(奥尔西、皮高林涅等人)的著作。从那时起关于史前考古学及意大利上古史的材料数量已大大增长

了^①。意大利南部古代希腊殖民地的发掘(例如,波西顿尼亚-皮斯都),以及特别是对在意大利早期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伊达拉里亚人文化的研究,亦提供了许多新的知识。

第二节 公元前三至一世纪罗马共和国史 以及罗马帝国史的史料

研究较为晚后各期的历史,即罗马共和制度全盛和崩溃时期以及罗马帝国兴起和全盛时期的历史,就比较有利得多。在这时期,罗马和那早已具有十分发展的史学的希腊人已有密切的往来。在希腊人的影响下,罗马的历史文献也积累起来,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从这时起又保留下来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即为数甚多的铭刻。此外,考古学者又保存了或发现了许多物质文化的古迹、古物等等。

希腊人从开始与罗马人作战的时候起就密切注意罗马和罗马人,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完全从属于罗马。这个事实就激起那位被罗马人打败的亚加亚联盟的显赫政治家、当作人质在罗马居留了十七年的波里比阿(公元前205—125年)来写他著名的四十卷“通史”。照波里比阿自己的说法,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便是要“阐明通过什么方式和在什么社会制度下,这个著名的世界几乎全部都落到罗马人的单一管辖之下,而且费时总共不及五十三年”(波里比阿, I, 1)。根据杰出的希腊史料和罗马史料(例如,非比阿·皮克托尔的作品),仿效修昔的底斯那样谨慎和批判地应用史料的方法,力图说明事件的主要原因,波里比阿写成了一部巨大的包括公元前264—146年间全部地中海的历史,在这部巨著中,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罗马征服史占居基本的和主导地位。同时书

^①有关意大利及西西里史前考古方面最新材料的汇报可以在高尔顿·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一书中找到,俄文本(译自英文),莫斯科,1952年,第十三章,“西西里及意大利的文化”(308—333页)。

中还叙述了罗马的政治制度、罗马的军队，引用了极重要的国际性质的文献（例如罗马与迦太基第一次条约的原文）。虽则一般地说，波里比阿对于事件的看法，接受了当时罗马贵族的观点，但他的著作仍然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十分可惜的是，这部书完全保存下来的仅有最初的五卷，其余三十五卷只有简短和零星的断片传留至今。

在希腊史学的影响下，罗马编年史家的撰述也开始提到更高的阶段。第一个有意识地摹仿修昔的底斯和波里比阿的罗马历史家，是盖约·萨琉斯提阿·克立斯帕（公元前86—35年）。他是愷撒的一个热烈信徒，曾做过努米底亚的地方长官，在那里搜括了巨额的财产，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暮年由于愷撒被刺，他退出了社会政治的活动，立意要“记载罗马人民的事业，因为我觉得这些事业是值得追忆的”。他先将与他时代相近的、特别显著的事件作了单篇的记述，例如“喀提林阴谋”及“朱古达战争”（写成于公元前43—41年）。在这些作品中，他对于当权的贵族阶级的瓦解情形，描出了广阔的图景，并力图把“真正的人民领袖”马略和那由贵族出身的“阴谋家”喀提林来相比照。随后，他在其第三部内容更为丰富的著作“历史”（五卷）中，抱定目的要叙述苏拉死后（公元前78年起）民主运动声势最为煊赫的时期。可惜得很，萨琉斯提阿这部最重要的作品，传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断片（参看“古代史通报”，1950年第一期，229—316页）。

萨琉斯提阿作品的特点，是在于他把心理上的原因提到首位，并以此有意识地将他所描述的现象加以戏剧化，因而便流于公然地作道德上的教训。

在这时期，对回忆录和书简文学的爱好、撰写自传和伟人传记以及就政治与社会问题来和友人通信畅论等风尚，也由希腊人传到了罗马人这里。在这些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中，传留至今的有西塞禄与其友人（特别是与阿提卡和布鲁图）及相识者（其中有龐

培和愷撒)的通信,这是判断六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間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宝贵的史料,因为西塞祿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的許多演說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性質。属于回忆录和傳記体文学的作品有愷撒的“高卢战紀”和后来的“内战紀事”,这些著作由愷撒的同事——赫尔提阿斯及其他人——續写完成。傳留至今的还有愷撒同时代人科尔尼里阿·涅波斯(約死于公元前32年)写的羅馬史上某些政治家(阿提卡、小加图)的傳記,一般說来这些作品都是十分肤淺的。由于羅馬共和国最后几十年文学活动很热烈,所以虽然全部文学財富保存下来还是如此之少,但是我們对这个时期的羅馬历史知道的要比其余任何时期都多得多。特別可惜的是狄托·李維的著作最后几十卷的遺失。他对于这时期的各項事件,必然是作为一个熟悉它們的同时代人乃至作为一个观察者来加以敘述的(參看本书第3—4頁)。

早期帝国时代,羅馬人的历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十分不利的。亚西尼阿·波里奧是一位非常有威望的人,却不得不中輟自己的作品。拉比恩納的著作,甚至被元老院下令焚燒。克列穆提阿·科尔达斯在皇帝提比留时代以敌視君主制度的笔調記述羅馬君主制度兴起的历史著作,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除狄托·李維和哈里卡納苏的带奥尼西(參看本书第3頁)的作品,系在奥古斯都时代以合乎官方心意的口气写成的以外,在整个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統治时期只保存了費勒朱斯·帕特尔庫拉写的不大的历史著作,即两卷集的“羅馬史”,第二卷記述迄公元30年止的事件,作者当时是提比留軍队的軍官,亲身参与了这些事件,他称誉皇帝的軍功,且与一般人的意見相反,对皇帝的个人品質作了好評。

只是在弗拉維王朝和安敦尼王朝时,由于皇帝政权业已巩固,因而皇帝較为善意地对待輿論,历史創作才活跃起来。犹太学者約瑟福斯,投到羅馬人方面且以皇帝的被保护人和寵幸者的緣故而称为弗拉維(生于公元37年,大約死在图密善的时代),他用

希腊文写成許多历史巨著：“犹太战争”（七卷）、“犹太古代”（二十卷）、“自传”等等；其中有很多有关希腊史和罗马史的材料，特别是尼禄、韦帕蒂及第度各皇帝时代的材料。

最杰出的罗马历史家当推塔西佗（公元55—120年）。他写了说明公元一世纪时代罗马帝国史的这样一些主要著作：“编年史”（“年代记”）十六卷、“历史”亦十六卷。这些作品写成于105—117年之间，在图拉真皇帝的时代；在此以前，约当公元98年，塔西佗曾著有两部不大的作品：一为“阿格里科拉传”，这是一位大将，不列颠的征服者之一；另一部是“日耳曼”（全称应为“日耳曼各族人民的起源、住地及风俗”）在这两部不大的著作中，包含了許多关于不列颠人、日耳曼人、芬兰人、文尼特人及其他欧洲各族的生活情形及社会结构的极其有价值的材料。

塔西佗虽出身于骑士家族，但却达到了当时官位的最高品级：公元97年当执政官，113年当亚细亚省代行执政官。他反映了当时元老院反对派的观点，把古代罗马共和国理想化，并且敌视皇帝统治制度。恩格斯称塔西佗为古罗马贵族精神及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人”^①。所以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中将所有的初期的皇帝都描写成野蛮的妖怪、贪婪的吸血鬼，而且对那种由于皇帝的恐怖手段而造成的奴颜婢膝和趋炎附势，使得以前那么独立而自傲的元老阶层趋于堕落的情形，深为哀痛。因此，虽然他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不忿怒和不偏颇”（*sine ira et studio*）地描写往昔的事，实际上他的论断却显得极端主观，过分的戏剧化和道学家气息。

但与此同时，塔西佗却能够对于一般罗马生活方式，宫廷贵族的奢侈腐化生活、市僧恶棍的横行霸道、漂泊在遥远边区的兵士的困苦情况和他们的暴动、斗兽时充塞在街头和剧场的衣衫褴褛的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606页。

羅馬人群，以及公元 64 年羅馬的大火等等，作出廣泛的寫照。塔西佗在這裡表現為一個傑出的藝術家和描寫世俗生活的作家。就這一方面而論，在古史學中是無人可與匹敵的。遺憾得很，塔西佗的著作傳留至今的也不完全。“編年史”缺乏中間的部分（卷七至卷十，而卷五、六、十六，亦有脫漏），“歷史”只剩下最前面的五卷，而且只是一小部分。可見，塔西佗的作品失去的在三分之二以上。

差不多和塔西佗同時，還有兩位偉大的傳記史家：希臘人波盧塔克和羅馬人斯韋托尼亞，也在進行寫作；他們的作品，特別是斯韋托尼亞的作品，可以算是塔西佗記事的訂正和補充。波盧塔克（46—125 年）是希臘一位大學者，生於喀羅尼亞（在彼阿提亞），以傑出的教育家、道德家和當時流行的倫理及宗教問題研究者而聞名於時。可是撰寫關於各種問題，主要是有關道德（*moralia*）問題的許多作品，他利用了豐富的历史材料，因而在這方面，他的作品對於历史科學具有特殊的價值。他所著的希臘及羅馬世界名人的“列傳”，特別可貴。他想在這些傳里指出惡習和美德對於他所描寫的人物的事業和命運的影響。同時波盧塔克往往醉心於他所描寫的人物的個人生活細節，因之流為搜羅佚聞趣事。他自己曾聲明，“我們不是寫歷史，而是寫傳記”。但是，因為他也往往從我們所已佚失的文獻中引用了重要的材料，而且通常指明了史料出處，所以他所寫的傳記具有重大的历史學上的意義。專叙共和人物（卡米拉斯、大非比阿、弗拉米尼、格拉古、馬略、蘇拉、龐培、克拉蘇、愷撒、西塞祿、布魯圖）的羅馬傳記，大部分都傳到今天；其中皇帝的傳記傳留下來僅有迦爾巴和鄂圖兩人。

蓋約·斯韋托尼亞·特蘭奎拉斯（75—160 年），和塔西佗相反，是一個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感到滿意的人。他出身於軍人官僚的家庭（祖父為宮臣，父親是軍團的保民官），由於庇護和眷顧，在哈德良皇帝的宮廷中得到皇帝办公厅秘書的要職。利用職務上許可進入宮廷秘密檔案室的便利，斯韋托尼亞寫成了“十二帝傳”，自朱

里亚·愷撒起至图密善为止。他也利用了很多种的回忆录、旧日宮臣的讲述、甚至街谈巷议等等，因此他所写的传记充满着极为丰富的公元一世纪皇帝宫廷历史的材料。可是在斯韦托尼阿作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不问政治、关心轶事、关心皇帝个人的生活细节。斯韦托尼阿拥护皇帝政权，并期待从皇权中得见“幸福和愉快时代之来临”无论斯韦托尼阿的见解如何肤浅，毕竟反映了罗马社会中与塔西佗不同的阶层的情绪，因而可以对塔西佗关于一世纪事件的片面叙述作一些纠正。

阿匹安反映了行省工商界和知识界的观点。他是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活在公元二世纪的前半期。曾做过大官，先是皇帝金库的检查官，后来任总督，因此对于罗马帝制自然是十分表示好感的。他从事编写大部著作，用希腊文为行省社会写成了自王政时代至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史”（二十四卷），其中简要地叙述了罗马霸国形成的全部历史。他所写的故事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在前三卷中叙述完罗马兴起的历史及征服意大利的经过之后，就来叙述罗马人征服各行省并将其并入罗马霸国的情形，每一行省单成一卷，例如西西里史、伊伯利安史、利比亚史、马其顿史、叙利亚史等等。但是有几卷还是不得不用来叙述涉及罗马本身以及整个罗马霸国的事件，汉尼拔战争（卷七）、米特拉达梯战争（卷十二）就是这一类的；特别有趣的是专记格拉古时代迄第二次三雄政治止内战情形的五卷（卷十三至十七）。

当然，这样广泛的叙述是不可能深入的；阿匹安没有研究过文献史料，只是利用间接的材料。因此阿匹安的著作中有许多姓名、年代、事件顺序上的错误。但是他的著作，特别是有关内战的五卷，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首先，阿匹安常常从一些今已失传的著作，例如从亚西尼阿·波里奥的“历史”、苏拉及奥古斯都的回忆录等等中作出摘要。而主要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叙述发生于罗马共和国内部的斗争的古代史家中，只有阿匹安

一人又清楚又有意义地告诉我们，斗争为什么发生：为了占有土地”^①。马克思也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阿匹安“……竭力探求这些内战的物质背景”^②。在这方面，阿匹安的著作克服了其他罗马史家专门讲论道德和修辞手法的倾向，造成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第奥·卡西阿(155—235年)用希腊文著成大部头的“罗马史”八十卷，他是希腊人，曾为罗马元老和执政官、非洲代行执政官及塞维鲁王朝时代驻达尔马提亚的钦差。他的著作从伊尼亚(Aeneas)开始，直到他生活的时代(即至229年)。完全保存下来的有卷三十六至六十，叙述从公元前68年迄公元45年克劳狄皇帝时期的事件。其余各卷只有若干断片及后来的一些节略本传留至今。第奥·卡西阿竭力仿效修昔的底斯及波里比阿，可是他和古典时期伟大史家的现实主义已经距离很远。他深信一切超自然的力量，详尽描述各种神秘的征兆及怪异现象，他不想把事件归结为因果关系，而到处看到天命和运数的支配。在他的巨大著作中，战争和宫廷事件的叙述占了主要的地位；至于人民大众，只是在描写各种暴动的时候，才作为愚昧的应受镇压的黑暗势力而出现。虽然他属于元老院贵族阶层，但和以前不满皇帝政制的反对派已远不相同：他所梦想的只是元老院的谏议作用，温顺而和平的统治者。他的“罗马史”传留到今天的尽管许多是断片残简，而且有不少缺点，仍然是共和国末期和公元一至二世纪历史的重要史料。

罗马最后一个大历史家是阿米安·马塞林(330—400年)，是罗马文化已经极度衰落时代的人。他是希腊人，生于安提阿，职业是军人，曾参加朱里安纳皇帝的多次远征。他也在多次旅行时期得到不少见识。约在公元390年，他写成了一部很重要的历史著作，取名“历史三十一卷”，意在续写塔西佗的“历史”。阿米安用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673页。

②同上，第二十三卷，第15页。

所不熟悉的拉丁文来写，就好象是把自己的意思从希腊文翻译过来，因而笔调极晦暗模糊，而且夹杂了许多过分修饰的浮词丽语。但是他具有很大的观察力和才干，善于描写他所屡屡参与过的战斗场面，以及他所遇见的许多民族的生活和风尚。他又善于利用历史资料，能把史料上的许多证据结合起来，从中看出完整明晰的情形，并对当事人作出精确的评述。他力求不偏颇而合乎真实，认为缄默不言和歪曲事实是一样的欺骗：“对事件故意缄默的史家，其所犯的欺骗行为，并不下于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人”(XXIX, 1, 5)° 阿米安认为历史的任务不在于简单地罗列事实，而在于围绕着重大的事件而把事实加以分类。他特别详尽地叙述同他最接近的时期，传留至今的十八卷著作(卷十四至卷三十一)记载了353年至378年间总共二十五年中的事件。

罗马帝国时代的其他历史作品，都没有什么巨大的价值，但是由于缺乏别的比较可靠的著作，这些作品仍须加以利用。“马可·奥勒略以来诸帝史”(迄238年)便属此类，著者是赫洛狄安(170年至241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居于罗马。这是有关塞维鲁时期的为数不多的史料之一。

四世纪时攸特罗皮阿编成了一部十卷集的“罗马建城以来简史”，这是介于通俗的史纲和教科书之间的一种著作。此书叙事用语明白清楚，但内容非常贫乏。体裁仿效斯韦托尼阿的传记，由六个作家写成的二至三世纪诸帝传集(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具有一定的意义。传集传留至今的只是一个四世纪末的改编本，增补的文句很多，尽是虚构的事件和捏造的文献。这是极不可靠的，但却是黑暗的三世纪某些时期的唯一史料。另有360年左右编成的通称为“诸帝传”的君士坦丁以前诸帝简传集编，一般认为是四世纪后半期的大官奥勒略·维克多所作。

此外，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对于罗马帝国史也很有意义。卓越的教会学者，克萨里亚的攸塞比阿(263—340年)，写成了第一部